

## 第三章 年腊梅小说中多元化视角下的女性观的变化

### 第一节 传统礼教的约束

女性是苦难的代表，是社会金字塔结构中被压迫的最底层。传统礼教也就是封建道德体系下的礼教，它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都是为王权和贵族服务的，是一把禁锢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枷锁。旧时代的中国妇女上敬父母，下爱子女，有着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也就是所谓的“三从四德”。三从是指：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指：德、容、言、功。“德”指的是：女子的品德；“容”指的是：相貌，要端庄稳重，不要轻浮随便；“言”要有理解能力，谈吐高雅；“功”是能料理好家庭，会做女红针线活。“三从四德”的本质就是压迫女性，所有对女性的要求都是服务男权社会的。“裹小脚”也是用来约束女性的一种传统礼教。“裹小脚”即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变成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它成为中国古代女子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女人脚根据大小来细分贵贱美丑，脚愈小愈受欢迎，以三寸之内者为金莲；四寸之内者为银莲；以大于四寸者为铁莲。因裹小脚使女性行动婀娜多姿、摇曳妩媚，其目的仍然是以女人的身体痛苦取悦男人。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礼教都是用来约束女性的，她们没有自身价值，只能依附于男人。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礼教。据说，从汉朝时期就已经有一些中国人迁移到泰国来了，那时候泰国也就受到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从年腊梅笔下泰华女性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所蕴涵的一些传统礼教约束：

#### 一、唯命是从，始终如一，逆来顺受，委曲求全

在旧社会的宗族制度，父母之命，作为儿女的是必须听从的，不能有半点违抗。尤其女性对恶劣的环境或无理的待遇采取顺从和忍受的态度，勉强迁就，以求保全，自古迄今都是如此。因而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有许多青年男女在婚姻上遭遇悲惨的命运。在年腊梅小说集《黑腊肠》里的巴

尼，她是礼教的受害者。她被玉婵用几千块钱从父母亲那儿买了下来给江老板做妾，在金钱的势力下巴尼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在种种的压迫下她无法反抗，无法争取自由，也没有人会帮助她，可怜的巴尼从此葬送了终身。

《越洋婚姻》故事里的玉芳和《赛香姑》里的赛香姑在婚姻上的遭遇很相似。她们都是因媒妁之言嫁给一个不曾认识、未曾谋面的男人，且她们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刚开始她们都表现为顺从，顺从礼教的安排，但是同时她们也是反抗者，她们不愿屈服于礼教的压迫，不甘接受这种非人的生活。最终她们都脱离了这种残酷礼教的束缚，回到自己自立，自尊的生活。

年腊梅那个年代，写悲剧女性小说的作家为数不少，比如女作家梦莉。年腊梅和梦莉的散文集和小说集都是以一些平凡生活为题材，只不过年腊梅写作风格没有梦莉散文那种感伤的情调。在梦莉小说集《片片晚霞点点帆》里的《眼泪问天天不语》，讲述了女主人公云云的遭遇。云云是因父母之命嫁了江明，一个大家族的陌生男人，所以夫妻俩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即使如此，为了全心全力侍候丈夫和照料孩子，她不惜辞掉自己的工作，在家当起家庭主妇。对于婚姻的传统礼教，她自然而然的接受，没有想反抗的念头。云云有着“生是江家的人，死是江家的鬼”这样的传统观念。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她丈夫到外府出差去，不幸发生车祸遇难，在赶去医院的路途中，云云向神祈祷：

天啊！请你怜恤我，开开恩，救救他吧！命运之神，为何总要作弄我，又再让我面临一次重大的打击。<sup>[1]</sup>

云云对她夫婿一往情深：

江明！只要你能活着，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能活着，尽管我受多大的委曲，和饱含辛酸，今后，我会加倍克制和隐忍……，万一

[1] [泰]梦莉. 片片晚霞点点帆.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3. 40[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

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该怎么办？<sup>[1]</sup>

故事里真实生动刻画了云云凄凉的心态，如果丈夫死了，她也无法再生存下去，使读者看了免不了会落下同情泪。云云软弱无助，她好比一群恶狼中的小绵羊，无法抵抗周围的势力，她被生活折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篇《眼泪问天天不语》的内容情节让我想起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小说集《彷徨》里的一部作品《祝福》女主角“祥林嫂”，她是一个非常勤劳且守本分的女人，她没有自由生活的权力，她的命运操作在别人的手上，任由他人摆布。她受到传统礼教的重重约束，在礼教的压力下不敢做出反抗礼教的事情。也因迷信，她被骗取多年储蓄的血汗钱去买“赎罪门槛”，最终沦落在街上讨乞，在一个冰天雪地的除夕夜，她离开了这个残酷无情的人间。作者鲁迅先生描写了当时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痛苦，揭露了当时“人吃人”的社会丑恶面貌。以下是鲁迅先生对自己写小说的初衷的表白：

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sup>[2]</sup>

社会中不幸的人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

怎样才能使女性们拥有自己的生命之权呢？惟有读书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勇敢地挣脱男权社会的束缚，自食其力，不

[1] [泰]梦莉. 片片晚霞点点帆.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3. 40[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

[2] 鲁迅.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26

完全依靠男人。惟有读书学习才能使自己明白人生应该拥有的尊严，明白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方向。

## 二、孝敬公婆，勤俭持家

在传统礼教下，女儿嫁出去就好像被泼出去的水一样，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丈夫的父母亲也就等于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要恭敬有礼，全家老少的衣食住行都要照料得妥妥当当，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否则被打被骂也得承受。旧社会的家庭，婆媳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一种极大的问题，女性在承当媳妇时受到的种种委屈和虐待，她们都会怀恨在心，直到自己当婆婆，这种怀恨，怨恨也就往自己儿媳妇的身上发泄，一代接一代，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年腊梅小说集《湄南河畔的故事》里的《小年夜》讲述了主人公林欢心的故事。林欢心曾经在小年夜有过一段痛苦的情感经历。欢心刚毕业就马上找到一份会计工作，不久，她认识了柯平并且双双走上爱的旅途。就在那年的小年夜，柯平邀请欢心到家里聚餐也好认识双亲，柯平的父母亲非常喜欢欢心。就在那天晚上，柯平的母亲把他们家三代传下来的传家宝“龙凤碗”拿出来亮相并说：“我们这个龙凤碗，是传了三代的江西名瓷，是一件古董，轻易是不拿出来用的。”柯家认为它是家里的吉祥物，能保全家平安。翌年，这对恋人走进结婚礼堂，他们的大喜日子距离春节才四十多天，这个新媳妇儿刚过门不久，公公要她准备一连串有关过年的事务，每天都要叮咛一番。到了小年夜（除夕）那天，欢心把一切都安排妥贴，他们一家人就等着柯平回来聚餐，可是就在这小年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阵“哗啦”声使家里的人大吃一惊，只见一只大花猫往窗外飞跑，地面上落下的碎片正是婆婆再三吩咐不能砸碎的三代传家宝。两件不幸的事情同时发生在小年夜，传家宝被打碎了，柯平车祸遇难了，公公婆婆迁怒于欢心，于是责骂她：

虽然不是你自己打碎，但这件错误也该算在你头上，我活了这把年纪，从来不曾在节日打破一件东西，你才当了四十多天新妇，团圆饭

还没吃呢，碗子倒先砸碎了，真是少见……今晚打破了个龙凤碗，我就知道不好了，现在果然应验。都是你，这个不祥的女人……嫁过门才四十多天，就克死了我的儿子……<sup>[1]</sup>

作者通过故事里的女主人公显示了传统礼教的受害者“欢心”，她无理地被诅咒。她已尽力的做到孝敬公婆，勤俭持家的责任了，可是是否命运在捉弄她，就在这个小年夜里竟然发生了两件使她无法承受的事件，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再也无法住在柯家，同时也不愿守寡一辈子，找寻新的人生去了。

在作者对其作品内人物塑造的感触，无论在社会或家庭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吉祥的事件，都会往女性们的身上推，这难道是天公地道的观念吗？在作者的内心深处是非常同情被虐待和被欺压的女性，希望不久将来，女性们能冲出这阴暗的地狱，走向光明和理想的人生道路。

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入得厨房，出得厅堂、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温柔体贴，端庄贤淑等等都是传统对女子的要求。她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对一切的琐事，礼教约束，她们会采取容忍，牺牲的态度坚持到底。传统礼教对女子的规范，其本质就是剥夺女人的尊严，使其屈服于男性的威权。

## 第二节 现代女性主义的歧途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礼教使得女性在精神上受欺压、受歧视，肉体上受虐待。一旦到了新中国，新社会，自人民解放的那天，中国妇女才开始真正摆脱了旧社会传统礼教的禁锢，从此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而此时的女性打破了“男尊女卑”的思想束缚，走向了妇女解放的新途。

新中国的成立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勃兴，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推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片面强调“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问题的同时又使女性的发展陷入新的困境。这些转变，既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

[1] [泰]年腊梅. 湄南河畔的故事. 曼谷: 八音出版社, 1970. 80

的作用，也是媒体新闻理念变化的结果，同时还与社会的妇女观念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今社会有人希望恢复旧礼教来挽救社会道德的沦丧，但是用传统礼教来拯救现代社会道德无异于“抱薪救火”，只能让社会道德伦理问题更尖锐和恶化。由于一系列的问题存在，女性的媒体形象被边缘化和扭曲，与女性的现实生存境况相去甚远。尤其在娱乐化时代的当下，女性的话语权被不同程度地剥夺，女性的身份被刻板成见所困扰，女性的社会地位被刻意地降低，女性形象的识别系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从行为上来观看现代女性的歧途，现代女性不仅要求得到男性向往的几乎每一样东西——成功、权力、金钱、爱情、婚姻、地位等等。随着生活条件不断地提高，同时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享受起奢侈的玩具，例如：电脑、手机、装饰品……。因而使得女性们控制不了自己的需求，尽可能挣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不惜一切代价来弥补自己的缺陷，自古以来女性的传统美德已全抛到脑后了。因此现代社会的女性们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 一、现代女性事业重于家庭

身处商业社会的现代女性，很多人看钱比看什么都重要。随着女性职业化的进程，大批女性挺进高级管理阶层，现代社会给女性提供了更宽广的舞台，各类女性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她们的要求更加多元化。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女性通常称其为“职业女性”，她们不希望只是成功男人背后的不平凡的女人，她们不愿做没有自己思想的他人的追随者。她们要求获得完全的独立，包括经济，人格和精神上的独立，而不是片面的和暂时的独立。她们本身拥有丰富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和与众不同的想法与观点。即便再繁重的活儿她们也不会怨天尤人，愁容满面，因为那样做只会暴露自己的无能。她们走出了家庭的小圈子，不要做家庭主妇或是什么全职太太，因此很多女性为了事业而牺牲了家庭。她们很在乎职业上的成功，因为她们认为没有职业收入就谈

不上男女平等，且渴望社会能承认和接受她们在工作上的能力，在社会上的地位。

年腊梅的作品也有这样一种类型的女人，在小说集《花街》里的《秋风秋雨》中的主人公永福婶。永福婶不管永福叔身体衰弱且沉没在病魔中，成天咒骂他：“该死的，这样没出息，会死才好。”<sup>[1]</sup>永福婶不仅骂她丈夫甚至还打他，整日闹到家里鸡犬不宁。最终永福叔真的死了，他经不起整天给老婆骂“没出息”，所以他服毒自杀死了，当他真的死了，永福婶哭得死去活来。一个人当他还活着不会去爱护他，珍惜他，等他真的走了才来哭哭啼啼，又有何用呢！作者通过永福婶角色显示出当时社会还存在这样的一种女性形象，为了钱就不顾他人死活，也揭示了社会中女性也有为了赚钱轻视丈夫和家庭的一面，女性的内心也隐藏着许多自私自利。

#### 二、现代女性爱慕虚荣，贪图享乐

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开放，太多妇女不考虑自身的条件，一味的追求个人享受，不顾及家人的感受，随意离家出走，相约网友，舍夫弃子，远走高飞。所谓的贤妻良母、勤俭持家、温柔体贴、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却日渐的消失了。在来势汹涌的商品经济和光怪陆离的西方文化面前，她们显得应接不暇。她们为了个人的物质享受伤害家人，给家庭带来了灾难，给社会带来了极大问题，最终也给自己带来了的苦果，也成为当代女性身上的各种伤疤。在年腊梅的作品中大多是一些苦命软弱的女性，其中也有一些因恶劣的环境使她们有着强悍和叛逆的行为。

在《黑腊肠》里的玉婵就是这种类型的角色，她之前被江利金强奸，是受害者，但在江利金的收买下，她及父母都乖乖的听从江利金，并嫁给江当妾。作者把她描写成一个见利忘义，贪图享乐的人，同时也是个深通世故的女孩，她不会白白地让江利金夺去贞操，居然木已成舟，生米已煮成饭，大吵大闹也

[1] [泰] 年腊梅. 花街. 曼谷: 大朋出版有限公司, 1980. 124

没用，不如将错就错，希望江利金对她有个满意的交待。年腊梅通过玉婵这个角色来揭示了社会上会有不少像玉婵这样的女人，对社会和家庭有着不良的影响。

在年腊梅小品集《弄斧集》的《人见人畏的表嫂》还写到了另一种贪图享乐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表嫂，她本是富家的千金小姐，从不沾家务，整天过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出嫁了也是如此，哪天佣人请假，就不知所措，家里就乱了套，打电话到处请“临时佣人”，是个游手好闲的女性形象。

近几年来泰国流行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那就是已经有妻室的男人们，在外面还包养着一个随时可以为自己服务的小情妇。这些少女们年轻漂亮，温柔体贴。每个月只要给她们供养费，送她们喜欢的东西，她们也就乖乖的听话了。这些少女平日喜欢吃喝玩乐，用的是名牌的奢侈品，过着金丝雀般的生活，她们只想到眼前的荣华富贵，不会想到将来，等到她们有一日衰老的时候又怎么生活下去呢！这也是一个目前社会令人忧虑的一个问题。

在长久被传统礼教约束的女性们，随着自从各国社会的进步，女性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放，她们就好像长久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一旦笼子打开了，就疯狂地冲向自己认为能找到幸福的方向，她们想方设法来夺取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年腊梅希望在她的作品中能使社会得知女性自古以来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用她们的悲剧来唤醒社会的良知，以及能改善她们以后的生活。同时年腊梅在她的作品中也表达了对过度“女权主义”的担忧，不希望所谓女性的解放使女人丢开美好道德，一味追求物质的享乐而沉沦。

### 三、现代女性不注重感情

当今社会中，很多现代女性把爱情当儿戏。如今社会流行网恋，一对年轻男女，不曾见过面，只凭虚拟的网络世界的联系，也可以谈起恋爱，这种恋爱往往是不踏实的，这种爱情自然也很难有好结果。相对的，另一种女性对爱情极端痴迷，整日沉醉在爱河中，爱情可以说是她们的生命，为了“爱”她们可以盲目地牺牲一切。一旦失恋，就像整个人生已经绝望了，精神崩溃，出现轻生自残的情况。还有另一种比较勇敢和开放的女性，她们勇于向心仪的男子表

达好感，愿意为追求幸福冒被拒绝的风险，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性，至于成功或失败，对她们是无所谓的，只是一种短暂的失落，认为是一种刺激的游戏罢了。

在年腊梅小说集《花街》里的阿花就是这样不在乎真诚的爱情的女性。同样那些“卖春女郎”。她们认为当这种职业的女人，是得不到男人真诚的爱情的，她们只要养活自己，自食其力，不苛求有男人来爱，所以她们晓得在她们的心目中再也谈不上什么爱情了。

### 第三节 婚姻观念的演变

在中国和泰国的古代社会中，男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只能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要件，这就是所谓的“包办婚姻”，包办婚姻随着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确立而产生，长期盛行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并往往和买卖婚姻相联系。另一方面也就是传统礼教对人性的束缚，特别是对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桎梏。

包办婚姻，又称不自主婚姻。它指的是并非由结婚者来决定的婚姻。是第三者(包括父母亲)违反婚姻自主的原则，包办他人婚姻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对婚姻自由的严重干涉与破坏。在中国，为宪法和婚姻法所禁止，在法律上，中国《婚姻法》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婚姻法还规定，包办、买卖的婚姻都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受害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包办婚姻的各种形式，包括娶童养媳、包办寡妇婚姻、转亲、换亲等，都是违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自主婚姻和包办婚姻的界限，以结婚是否出于当事人的意愿为根据。1919年前后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婚姻自由。1950年大陆实行《新婚姻法》，禁止包办婚姻。

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泰华女作家作品中，年腊梅的作品独树一帜。我们从中了解了当时泰华家庭里，对于儿女们的婚姻的思想观念、物质需

求和风俗习惯等等。当时的家庭中还是比较传统的，并且还很保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从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 一、思想观念

在年腊梅小说集《黑腊肠》里的《越洋婚姻》中，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作者强调的是妇女在选择自己终身大事上面临的种种危机。其中描述了有关家庭和婚姻上的一些思想问题。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儿要出嫁一定要在父母的操办下，以媒婆的一面之词，找一家门当户对的男子，在双方双亲的认同下，才可以顺顺利利地结婚。不管新人是否满意，以后是否能相处在一起，他们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就是“大人做的事情总是对的，小孩子就得绝对地听从。”“住在一起，生育子女自然就会有感”“女大当嫁，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性们或许还可以接受，因为那时候受过教育的女性并不是很多，真正有知识的女性更是罕见。她们大部分都在家里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最多就是学一些手工艺术，比如：女红，美容、缝衣等等。就以这篇小说里的三个孩子：玉芳、玉金和玉成为例，他们仅念了小学就出来找工作，因为一家人目前的生活还过得去，也就不会去想到以后长久的日子要怎么去过了。

随着时代的转变，西方文化的引进，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大幅度改善，扩充了人们的知识面，一些旧文化、旧思想被淘汰掉。现代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女人已不是男人出气筒。“包办婚姻”等等这些传统婚俗在大城市已不存在了。她们能自立、自强、自尊，依靠自己的努力，找工作养活自己，在经济上不依靠男人，不做男人的附属品。甚至有些女性在能力上，职位上，思想上都比男性强。例如澳大利亚现任女总理吉拉德、德国现任女总理默克尔等等，她们都为女性争了光。

### 二、“金钱万能”的观念

《越洋婚姻》这篇小说揭示了社会上对于人们的物质诱惑的普遍与可怕。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爱情不能当饭吃”这是一些父母亲的物质观念，能找

到现成的大款女婿，女儿就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家人也因而受益非浅，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例如故事里的合利婶就有着这种想法。以下是故事里的一段话：

今年初，林家三老婶从香港来泰探亲，带来了一张三十五岁的李阿元的照片，他原花四五万的聘金和两张飞机票，托这位老太太来泰求娶华裔淑女。据他们的三老婶说，李阿元人品老实，生意兴隆，拥有什么米业，木业……玉芳嫁过去立即成为老板娘，将来还可福荫父母，提携弟妹……听得合利婶心痒痒的。唯恐这位乘龙快婿会落在别人家里，一口便应允这门仅看相片，不必面谈的亲事。<sup>[1]</sup>

一年后，当她收到玉芳第一封来信的一刹那，合利婶喜出望外，从脸上可以看出她喜形于色：“虽然女儿人没来，信中也许是来叫他们一家人去香港旅游观光或叫他们去做生意，或提携弟妹们到香港念书，总之一定是好消息，合利婶一乐，眉头都开了花了。”

由此可见，当时在泰华人的心目中，不管是贫穷或富有，物质上的需求都是很高的。尤其在八十年代之后，从西方引进了不少先进的设备。人们拼命地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也不就是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因此社会上长生了“金钱万能”的观念，然而金钱并不是万能的。

### 三、传统习俗观念

在根深蒂固的泰国华人的传统风俗下结婚仪式有六个步骤即“六礼”：纳彩：男方使媒妁通言；问名：问女方生母的姓名；纳吉：问名后如卜得吉兆；纳征：男家向女家支付聘财；请期：男方向女方请以成婚之期；亲迎：男方奉家长之命，赴女家迎娶。所有的礼节缺一不可，这样女方才能取得男方宗族成员资格。可是在小说《越洋婚姻》里，这门婚事，只有纳彩就亲迎了。合利婶只听了林三婶一面之词，看了李阿元的照片，就马上答应了这门婚事。之前也没经过玉芳的同意，也不打听李阿元这个未来女婿是怎么样一个人，是否

[1] [泰]年腊梅. 黑腊肠. 曼谷: 曼谷大众摄影广告有限公司, 1993. 168

真的大企业老板，合利婶也就轻易地相信媒婆的花言巧语把玉芳交给她带去香港送入虎口。这门包办婚姻就在一个月內完成了婚礼。因此，在母亲贪利疏忽下，嫁到香港的女儿玉芳遭受了心理上和身体上的严重折磨。

在年腊梅小说集《湄南河畔的故事》里的《钻石姻缘》作者通过主人公阿玉的故事，描写了当时的“索要聘礼”讨价还价的情景。当时阿玉才十九岁，仅受过小学教育，在一家小型工厂缝线衣，从小娇生惯养。阿玉的面貌秀丽，可是就是没有男朋友，她自己并不担心，担心的是她的母亲，于是母亲拜托媒婆介绍亲事。在媒婆的落力奔跑下，这门买卖婚姻就有了眉目。这也可以说是月老早就为他们结下红线，这一亮相之下，双方都感到满意。接下来的就是聘礼，男方送来的聘礼对林太太来说已经是很满意的了，可是清琴，阿玉的同事当场说男方太寒酸了，连一只钻戒都没有，阿玉听了当时觉得很没面子。在清琴和瑞芸两个女友的怂恿下，她反悔地拒绝了这门婚事。林太太无奈之下，找了媒婆说出阿玉的需求，没想到媒婆一口答应要跟男方讨一枚钻戒给阿玉，这时苦恼多日的阿玉总算笑得出来，转怒为喜地跟随母亲去添置嫁妆。出嫁后十天，阿玉戴着丈夫补送给她的钻戒喜笑颜开地回到娘家，跟母亲闲聊了一会儿，就到她旧日工作的工厂，去炫耀她的钻戒，可是经过工厂老板娘的鉴定，根本不是真的钻石，只是一枚苏联钻戒，值千多铢罢了。这时的阿玉感觉到好像整个天塌下来，回到娘家倒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这门婚事，一开始男女双方没有感情基础，只是重视金钱，这样的结合又怎么会有幸福呢！

目前因受到西方的影响，泰国的一些风俗也逐渐在改变，出现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潮流。那时候少女们的心目中有着这样的一个渴望，在她们结婚的那一天男方能送她们一枚钻戒作为结婚礼物，表示男方的慷慨和爱怜，也可以炫耀给大家看她是个多么幸福的新娘子，嫁了个大款夫婿，在故事里的阿玉就是一个例子。林太太阿玉的母亲是个明事理的人，她不向男方提出要多少聘礼，只要四百斤的礼饼送亲朋好友即可，聘金随男方奉送。当时她只想女儿能有个好归宿，她也就安心了，不会想到嫁女儿能赚多少聘金这个念头。

《钻石姻缘》描叙了当时的“聘礼”的价格，在媒婆操作下，揭露了不同时代要求不同价格的“聘礼”。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聘礼也跟

着提高。小说里提到从四十年代聘礼提高的循序：

讨一个老婆要付多少钱？你知道不？四十年代凭媒说合的婚姻，男方最多才付出聘礼一百二十四铢，礼饼一百斤，金饰随男方奉送，但至少有一只刻上“如意”字样的纯金戒指给新娘子，请客与否，悉听尊便。多便宜的妻子！多便宜的爱情！到了五十年代，生活水平提高，侨社之间的婚嫁聘礼，也和国家经济一样，粿条一碗已经提高到二铢。嫁女者索讨聘金二千四百四十铢，礼饼由二百至四百斤，混合金裤带一条，手表，外加金饰若干。<sup>[1]</sup>

作者描写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婚姻的“聘礼”。从聘金一百二十四铢，礼饼一百斤，到了八十年代最低的聘礼一万四千四百铢到比较富裕人家的聘礼十四万或二十四万铢，礼饼自八百斤至一千二百斤，甚至二千斤四千斤，也大有人在，除了聘礼和礼饼，还有给新娘子的一些金银首饰。由此可见，目前一个男人若要成家立室可真不容易。我们从中得知，在八十年代，男方若没钱，付不起聘金，想讨个金枝玉叶的妻子，那是异想天开了。

婚姻自主是不受金钱和财物的束缚，自愿地结婚或离婚，不受他人干涉的自主权利或者强迫他们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不但父母无权干涉自己子女的结婚或离婚的自由，而且子女也无权干涉自己父母的离婚自由和丧偶一方的再婚自由。自由就是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婚姻自主就是要在双方产生了爱情的基础上才能成婚。在泰国的社会中，对一些双方两情相投的男女来说，结婚是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的。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和睦家庭能使社会稳固，能使孩子们的心灵得到健康成长而有自信。如果夫妻双方不再心心相印，不再彼此爱慕，那婚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离婚虽然导致某些婚姻的解体，但从整体上看，它却使全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巩固。

在中国，“五四”以来，人的解放成为人的强音，新的爱情观念冲

[1] [泰]年腊梅. 湄南河畔的故事. 曼谷：八音出版社, 1970. 90

刷着人类的头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为被抛弃的东西，自由爱情追求也成为反封建的一大象征。再加上现代都市中人的流动性加大，交际空间拓展，青年男女社交公开，此时的爱情类型变得丰富复杂。在都市文学文本中，欲望和理性得到肯定与正视，于是更多地出现了三角恋甚至多角恋，其中还有师生恋、叔嫂恋、叔侄恋等，这些多样化的情恋模式，是透视都市情欲的窗口和负载都市人性意识的某种形式。<sup>[1]</sup>

目前中泰两国政府都禁止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同时也努力提倡男女双方婚姻自主、自由恋爱。但实际上在今日的家庭中，男女婚姻在父母或长辈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在儿女自主的婚姻也会受到很大的障碍。譬如孩子们结了婚，有了新家庭，作为父母的如干预他们的私生活，导致他们家庭分裂，会使他们痛苦一生。尤其在一些富裕的大家庭里“门当户对”是根深蒂固的观念。一个富裕人家的子弟不可能娶一个乡下穷女子，同样的，一个千金小姐也不可能嫁给一个穷光蛋。所以无论怎么提倡婚姻自主、自由恋爱，可是还有不少城市，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还是存在的。只有征婚才能使年轻男女们有自由的选择对象，选择自己的终生伴侣。因此年腊梅小说中反映的婚姻问题，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旧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不管用了。吐故纳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婚姻也不例外。一些旧的东西，在逐渐消亡，一些新的东西在不断涌现，社会在发展，人们的婚姻观也在不断变化中。

[1] 李俊国. 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5

## 结语

年腊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式走上她的写作生涯，那时候国家局势正处于动荡，战后社会正处在混乱的局面。年腊梅的作品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底层女性的生活遭遇，她按照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如实地描绘，真切地表达了她的感受和见解。她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揭露当时的丑恶的社会现实。

她擅长运用白描手法进行写实性创作，就以她的作品《黑腊肠》的一些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吃人”的社会，还表达了那个时代多妻多妾现象的不满，对那种始乱终弃和以钱来解决自己罪行的男性形象感到厌恶。《黑腊肠》里的江利金是小说塑造的非常典型的人物形象。作者把江利金塑造成一个禽兽不如的社会败类，故事里的女性都是他的牺牲品。

在她许多作品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最精彩的是《花街》里的一些“卖春女”，她们是一群活跃在生活最底层的弱势群体，通过这些底层生活人群的面影，再现了泰华社会小人物群体的生活风貌，构成了一幅朴实、真切动人的社会风俗画卷。此外，还有迷信的妇女形象，如《铁树开花》，《小年夜》；强悍的女性形象，如《秋风秋雨》、《我的母亲是戏子》、《你是我丈夫的什么人》；贤妻良母形象，如《我的丈夫会写稿》、《再生》、《开明的老太太》；痴情的女性形象，如《轻风吹在湄江上》；精神失常的妇女，如《忘记自己的一群》，甚至还有一些好吃懒做的女性形象，如《人见人畏的表嫂》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使用第一人称——“我”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达了她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所感触的真实写照，如：《你是我丈夫什么人》，《我的先生会写稿》，《求财心欲静》，《我的母亲是戏子》等等。

年腊梅把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细腻动人，惟妙惟肖，没有浓墨涂抹，也不见曲折离奇，更无斧凿和刻意求工的渲染，特别是那些被侮辱和受害者的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真正让人领略了艺术真实的魅力。

年腊梅小说的内容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是那群小人物尤其是底层妇女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窘境的喘息中，也没放弃生存的希望和对未来幸福日子的向往。

年腊梅作品中自始至终饱含温暖人心的人道情怀，也许是她的一生中经历过太多的磨难，因此深知人生温情和家庭温馨是难能可贵的。也因为她只凭写作收入来养家糊口，即便在如此艰难的创作条件下，她还是投注了极大的心血在文学创作上，那生活的重担磨练出她的坚强和斗志。由于社会经济压力，大多数泰华作家以商养文来维持生活，但她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毅然走向职业作家的道路。

在年腊梅的作品中，我们得知在五十年代女性们的生活状况和她们的不幸遭遇。她们缺乏教育机会，受到传统礼教的约束，受到社会的歧视。由于她本身经历过从富裕到家道中落，所以她的作品跟其坎坷的人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她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悲剧，没有过度渲染戏剧性情节，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文笔质朴真挚、洗练生动，信笔书来却别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这是她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创作特色。在陈贤茂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里，泰华前作人协会第一任会长方思若曾这样对年腊梅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有着这么一段评价：

李虹——是近二十来泰华文坛上最杰出的女作家。她写得一手很美的散文，情调怡人，文采淡雅，富于泥土气息；而更特出的表现，是在她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对于写人物，刻画性格，塑造形象，着墨传神，栩栩如生。像这样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泰华文坛上确难再找到第二个。<sup>[1]</sup>

[1] 陈贤茂主编. 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二卷）. 鹭江出版社, 1999. 358